

浙江摄影出版社
梁基永 著

中國 淺絳彩 玩賞畫瓷

敬告
江珠
山
三
新
梁基永
印



责任编辑：任 力
文字编辑：王文元
装帧设计：任惠安
封面题字：俞建华
责任校对：程翠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浅绛彩瓷画赏玩 / 梁基永著. — 杭州: 浙江摄影出版社, 2005.3
ISBN 7-80686-258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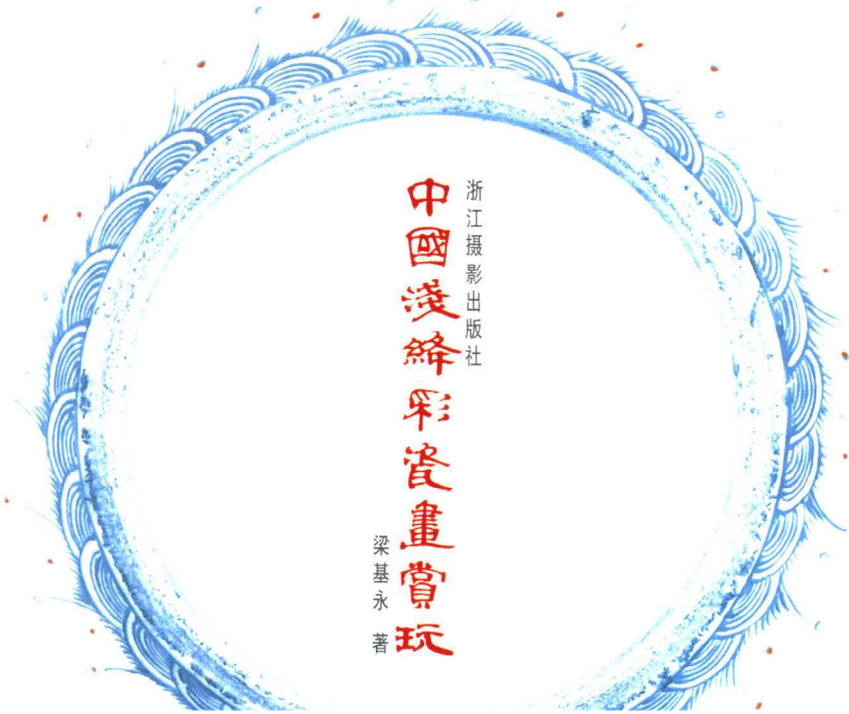
I. 中... II. 梁... III. 彩绘—瓷器(考古)—简介—中国 IV. K876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48664号

中国浅绛彩瓷画赏玩

梁基永 著

出版：浙江摄影出版社
发行：浙江摄影出版社发行部
(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：310006)
网址：www.zjpub.org
电话：0571-85170300-61009
传真：0571-85159574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制版：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刷：浙江新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：890 × 1240 1/32
印张：3.5
印数：0001-3000
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
ISBN 7-80686-258-7/K·102
定价：29.00元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浙江摄影出版社

中國淺絳彩瓷畫賞玩

梁基永 著



拙著《中国浅绛彩瓷》曾探讨了浅绛彩瓷的起源、演变、画科等方面的问题。书付梓后，陆续收到师友的赐教，又在数年间寓目了更多的浅绛佳作，对于浅绛彩也有一些新的所知，今谨芹献于此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(一)浅绛彩底款 浅绛彩器的底款，与同期的同光器底款一样情况复杂。当时官窑多搭在民窑中烧制，因此官款也大大地“跌了价”。笔者将浅绛彩的底款分为四类：

(1)伪托款 仅见两种，一为“乾隆年制”印章款，矾红钤盖于底部，其风格与习见的“同治年制”印章无异。另一种为青花双圈仿康熙款。由于浅绛彩瓷时代特征较为明显，因此伪托款不多。

(2)定制款 定制款指收藏家或富贵人家向浅绛彩艺人订制的款字。如程门作品多见“筱园珍藏”款，王少维作品上的“靠苍阁藏”。有的定制款则写“某某选制”字样，如“千乘氏选”，“千乘”即梁姓，表明此碗由梁氏所定制。

(3)纪年款 浅绛彩纪年款大多只见同光二朝的款，咸丰款至今未发现，宣统款亦极罕有。同治款多为印章款，且很大部分是直接以木印钤于底部，色作矾红，时代特征明显。光绪款则多为手写，也有少量印章款。从现存的实物看，光绪款的款字比同治时期要严谨、细致一些。

(4)作者室名款 作者室名款是较为复杂的一种款。在作坊式的店铺中，通常是以一个或数个艺人为主，当某艺人声名大噪后，这个店也就身价百倍。所以某些艺人的室名很可能是作坊生产的行货，而且往往并非全由该艺人一手所作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传世浅绛彩器落款一样，画风却有颇大差别。尤其是当落款不是某一名家(如程门、王少维等)而是某一店号(如义顺、联碧





等)时，则画工参差的情况更严重。


研究浅绛彩瓷室名款是颇有兴味的事。早年的几大名家作品，如程门、金品卿等都只用自己的室名作款。到光绪中叶开始，由于商品化生产的日趋普及，很多艺人开始自设作坊，这表明艺人们的商业意识逐渐加强，甚至有些带有广告成分，类似今天的注册商标。如马庆云传世作品上钤有“马庆云画雅器”、“庆云斋画雅瓷”等。笔者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浅绛彩小壶，款为“癸丑之秋月客次，许逢生写。”“逢”字与繁体的“达”字很像，粗看之下便误以为是许达生的作品，但其艺术水准亦颇高，很可能是当时许达生名头太大，因此有人以此名“影射”他的作品。此壶底款为“许有竹居”，以此表明自己的商号。

在宣统及民国时代，这种商号款出现更多，民国时甚至不用“某某斋”而直接用公司、瓷庄、瓷社等，如“九江菁华社”、“江西瓷业公司”，个人性质如汪少平的“少平瓷社”等。

(二)官窑问题 浅绛彩瓷向来被认为是民间产品，那么，是否曾烧制过供宫廷使用的浅绛彩瓷呢？

在文献上我们知道，早期的浅绛彩三大家中，金品卿和王少维都曾供职于御窑厂。而很多专家都证实，故宫中并没发现标准的浅绛彩画官窑器。耿宝昌先生在《明清瓷器鉴定》中曾提到故宫藏品中有万子铭所画的浅绛彩作品，款为“辛巳年(光绪七年)冬月珠山东麓，南州万子铭写意”。从落款的口气上看，绝非供宫廷用的贡品。

后来笔者曾于粤西某地发现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官窑器，是一只外粉彩内青花瓷碗。此碗内为典型的光绪官窑青花缠枝莲纹样，底款为楷书“大清光绪年制”，亦是标准光绪官款。外壁以浅粉彩画松树一株，树下老鹤傍





着梅花，画工细致、老练，极像金品卿笔意，然而无作者名款，这也符合官窑制品的规矩，应属接近浅绛彩的官窑制品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存不少浅绛彩器上有“官窑内造”的款，通常为楷书四字，矾红。这些带有款识的制品工艺上也有精粗之别，但无论如何不是真正的官窑（御窑厂）制品，只是满足用家与买家的心理的一种自夸的手法而已。赵荣华曾撰文提出这种款应为御窑厂画师们为与“红店”区分而作，也可备一说。但这亦表明，在清同光宣三朝时，宫廷中对官窑的管理已是十分荒疏，这种款识才可以大行其道，倘若在严酷的乾隆朝，则不可想像矣。

（三）其他制品 笔者曾提过，浅绛彩的出现是瓷史，尤其是瓷画史上的划时代大事，因为它首次大规模地将完整的中国画概念，包括诗书画印，完全地在瓷胎之上再现出来。浅绛彩产生的时代背景，不在文化、国力都盛极一时的雍乾时代，却产生于咸同之际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。这与当时社会的逐渐开放，艺人们个人意识的增强，商品生产的逐渐成规模等有关。

同时，在咸同光三朝，不仅是浅绛彩，还有一些新出现的瓷器值得一提，因为它们很大一部分与浅绛艺人有关，甚至本身就是浅绛艺人的佳作。

（1）胭脂红（或矾红）彩画器 咸同之间很多以胭脂红或矾红作画而不加其他色釉器，多作山水，画法与浅绛瓷全无二致，且往往带名款。延至民国，仍发现有汪平等艺人以红彩作山水。

（2）金彩 与上述红彩同，区别在于以金色作为颜料。作品较红彩为少。

（3）矾红白花 这是红彩的一个变种，流行于同治时。官窑制品中多见有珊瑚红（矾红）地留白花绘竹的，





民窑则多绘松鹤、兰花等，偶尔也有文人画家作品，如安徽宝牧山房藏有蒋予检(字矩亭)所绘的矾红地白花兰花图盘。

(4)刻瓷 现时发现程门(松生)款的《水阁纳凉图》瓷板，画工及刻工极为纯熟细腻，可见作者的非凡功力。

(5)瓷雕 目前发现有程言(次笠)的《牧马图》笔筒，双马神态生动。难得的是，落款字极像其绘画上的手书，非大家不能臻此。青花画目前已发现有程门所画数件，画工与浅绛无二，但色泽变化不多，反不如浅绛之多彩，但青花不属于新画种，故附于最后。

(四)新制仿品 笔者曾在《中国浅绛彩瓷》中提到，浅绛彩未发现新制赝品问题。但随着近年浅绛瓷被市场所认识及炒作后，新制仿品于此数年间竟充斥于市，真令人始料不及。曾有古玩商人持浅绛彩器求售，笔者发现竟是将该书中之作品改头换面而画成者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
新做的仿器，现时并不难识破，其不同之处在于：①制作材料不同。现时并没有真正的低温浅绛彩彩料，所见新做的仿品，都以掺稀之粉彩画成，可以摸出硬彩质感，用侧光视之，颜色厚处有强烈反光。②技法相差太远。浅绛彩技法实与近现代粉彩画法不同，浅绛用笔松秀、文气，粉彩用笔紧凑、准确，两者线条趣味不同。细心观察即可发现，浅绛彩线条与书法一样，多变而文雅，这种修养现代瓷画工是难以企及的。

要留心的一种仿品是，将旧的、无款或小名家的作品加烧名家款，这种做假颇有杀伤力，这就必须熟悉浅绛名家的用笔、设色习惯。另外，新加款者墨彩往往偏深，而真正的旧款，墨彩并不深。此外，书法的功力也相去甚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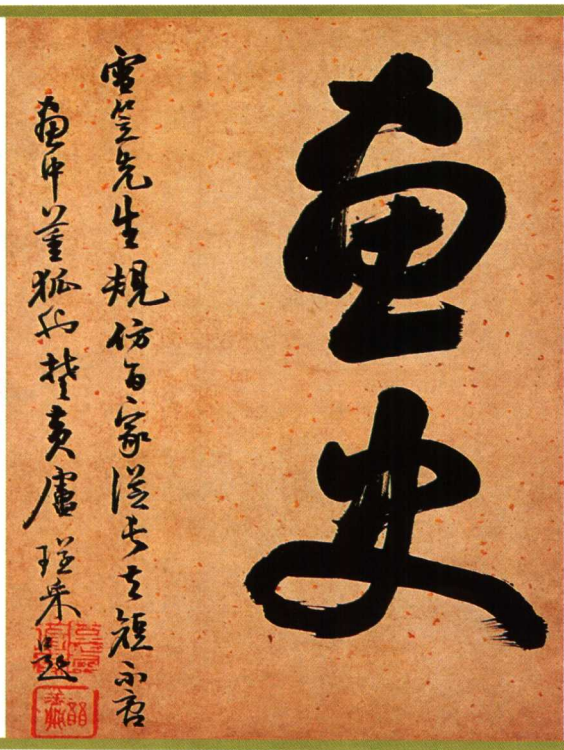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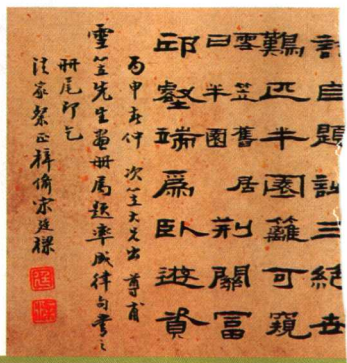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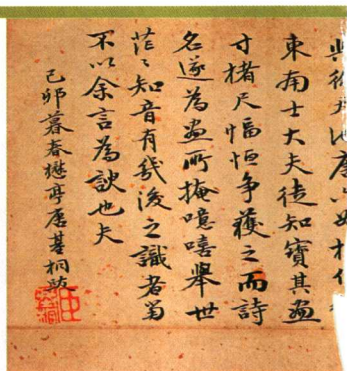
梁基永



新发现的程门史料

正如童书业先生所指出的，中国的陶瓷史真正可供稽索的史料非常有限。浅绛彩瓷由于与人的关系比较密切，因而对于浅绛名家资料的收集，比之于青花与粉彩艺人要多一些。然而即便如此，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浅绛名家生平及史料仍然少得可怜。笔者收集三年来所出的有关浅绛的文章及书籍，发现新资料实在寥寥，尤其在涉及人物方面，辗转传抄，没有新增的史实，足见考证瓷史之难，实在书画之上。

程门（约1833—1908年）是公认的浅绛彩第一大家，其艺术水平亦为清至今的鉴赏家所肯定。迄今所见有关程门的史料均出自两本书：《黟县志》（民国十二年刻本）及张鸣珂（公束）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。后者是近代艺术史最常被引用的名著之一。笔者收有民国初年的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本子。当初在撰拙著时，便很留心到张鸣珂的一段记载：“（程门）尝以七寸瓶画青花寒松阁见贻，嘱题其山水小册，予每页作五绝一首。后雪笠辞世，其画册有人出重价购去，亦可谓具大法眼藏矣。”这里提到的程门山水册，当是其



《张鸣珂题诗山水册》引首、跋语

精心之作，更是研究他生平的重要文献。不意拙著付梓三月后，这册山水连同当年“重价购去”的两本册页一起，从沪上转归寒斋，令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程门的艺术。

这批遗画共三套册页，保存得极为完好，以下分述之。

其一，即是《张鸣珂题诗山水册》，共十六开。此册比想像中小，每开仅14cm × 8.5cm，纸似属于皮纸一类，多为淡设色（即所谓浅绛山水），其中有五帧纯用水墨。这套小册是程门娱己之作，因此用笔墨显得天真而随意，或三五逸笔即成，或精心构思而就，极耐寻味。每开均有程门自题，有仅题画目，也有题诗的。有价值的题句如第三开：“红桥密柳初开径，白屋疏篱属隐居。村居旧句摘而图之，笠道人。”这是迄今所见他惟一的佚诗句。又如第七开题：“文休承古茂之趣，渔山翁尚逊一筹。”及第十四开题“墨井老长卷一角”，都可以看出程门的水墨画法是参详了吴历的用笔。

程门在每画上均钤白文“雪笠”小印，大小仅如火柴头。最后一开为雪景山水，题款曰：“己巳秋仲作于豫章之古楠书屋，雪笠程门。”又钤朱文“程门”小连珠印。己巳即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，程门是年三十六岁，豫章即江

《张鸣珂题诗山水册》十六开选五

笠道人余石亭也其志峻
其神逸故山水脱兵燹火
间作诗词六篇灑麈寰



下筆競生氣如君
非畫師元章骨
學智並工畫師
摩



西南昌，可知同治八年程门已在南昌且很可能已以绘瓷著称了。

张鸣珂的题诗写在每一开山水的裱边上，可见是程门在画册画就一段时间后才索题的。每开均题五绝一首，均钤“公束”朱文方印。末一开上款为：“雪笠先生有道正题，张鸣珂。”并钤“薛庐弟子”朱文方印，薛庐即薛时雨，张氏盖曾受业于薛，故有此印。

画册引首，为卢遂采题“画史”二大字，并纪云：“雪笠先生规仿百家，从长去短，不啻画中董狐也，卢遂采题。”卢氏生平不详。册后有题跋二开。其一：“笠道人余石交也，其志峻，其神逸，故山水脱尽烟火。间作诗词，亦潇洒尘寰，与徐天池、唐六如相仿佛。东南士大夫徒知宝其画，寸纸尺幅，恒争获之，而诗名遂为画所掩。噫嘻，举世茫茫，知音有几，后之识者，当不以为余意为谀也夫。己卯（1879年）暮春，懋亭唐基桐跋。”从上可知，程门亦能诗词，可惜无集存世，仅见其断句而已，后人又怎能“识”呢，叹叹。

最末一跋为宋廷梁隶书题诗。宋廷梁（1852—1908年），字子材，号梓济，晋宁人，光绪末任江西临江知府。诗曰：“下笔饶生气，如君非画师。元章有家学（自注：哲嗣小松，次笠，并工书画），摩诘自题诗。三绝世难匹，半园篱可窥（自注：雪笠旧居曰半园），荆关富丘壑，端为卧游资。丙申（1876年）春仲，次笠大兄出尊甫雪笠先生画册属题，率成律句书之册尾，即乞法家粲正，梓济宋廷梁。”从中可知雪笠在南昌的旧居名“半园”，而小松、次笠即其子程盈与程言。

第二册名为《烟云寄兴册》，与上册同一装裱，均为旧色楠木面，上贴有程门自题原签：“烟云寄兴，雪笠自题。”所钤印已不可辨。此册为云母笺本，十二开，每开尺寸为27.5 cm × 12.5cm，水墨及浅绛均有。每开有雪



本册为程门平生得意作品之一，特意请著名诗人、艺术评论家张鸣珂为每开题五言绝句一首，并著录于张氏的代表著作《寒松阁谈艺琐录》中。此册画于皮纸之上，张氏题于裱边，前有卢遂采题引首“画史”二字，后有唐基桐、宋廷梁两跋，极具史料与艺术价值。

笠题款，除标明学某家某法之外，尚有一些他个人的画学见解，弥足珍贵。如：“梅花庵主（按：即元吴镇）干湿互用自然浑厚之致，雪笠拟之。”“凡画无论师古人，能得味外味斯可喜。”“一坞白云神味在宏阔处，原无须密点浓皴也。”“奚先辈铁生纯用水墨，颇得董华亭之妙。”此册虽曰仿古为主，却处处展现程门水墨运用的独到之处，即空灵、简约。即使学古人也有其独特面目。末一开所学奚冈，更是程门的同乡，笔者藏奚氏画数本，以之细校程门山水，即可见程门笔法实多从奚冈处学来。

此册的题跋更具史料价值，引首为鲁琪光书“模范山水”隶书大字，款署“雪笠仁兄属题琪光。”钤“嘉禾”“芝友”二印。鲁氏与程为同乡，在同治时以书法驰誉一时。

后跋之一为章绶所书，右侧为“烟云供养”四篆书大字，跋云：“古之作山水者无不共享大年。而董思翁遂以为烟云供养之故。今雪笠兄气韵生动，独迈一时，以是适览画禅，遂特书此四字，庶几含毫濡墨，眉寿无疆。同治己巳季冬，滁山章绶书于完朴斋时年七十有二。”下钤“滁山章绶”白文印。按《广印人传》，章绶字滁山，山东临清人，工书画及篆刻，游历江西凡三十年。由此可知，他是在江西南昌得交程门，且可推知其生年为1797年（即嘉庆二年），适可补《广印人传》之缺。跋中“画禅”即董其昌（思翁）的名作《画禅室随笔》。

后跋之二为翁宝仁题诗二章并序，全文录如下：“雪笠尊兄前年以自作山水四册见示，披图展玩，时见新意，颇深钦折，乃辱命题，俗冗未报。今瓜代将去，又承致词，敢不应命，用赋二章，恐不足为斯册重也，并请吟正。下车即欲识荆先，妙笔真堪画易钱。市隐聊同严卜计，家传足继米颠贤。沧



题款：水阁溪声，雪笠。雪笠（白文） 题款：己巳秋仲作于豫章之古楠书屋，雪笠程门。程门（朱文） 题款：仿白石翁，雪笠。雪笠（白文） 题款：路入江南选佛场，雪笠。雪笠（白文） 题款：红桥密柳初开径，白屋疏篱属隐居。村居旧句摘而图之，笠道人。雪笠（白文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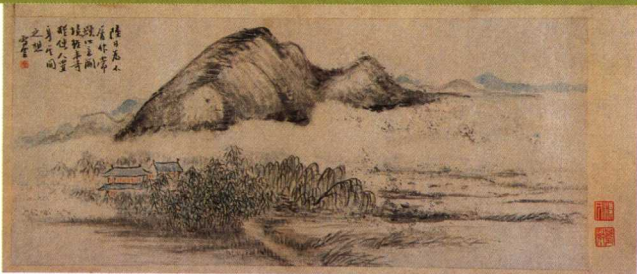
近期市场估价：45000~50000元

桑几变留耆旧，文字论交信凤缘。为感殷勤相属意，漫天风雨写诗篇。吾爱江南老画师，寄情翰墨笔多姿。高风夙著程乡里，今雨欣交顾恺之。声价毋烦尘市重，誉名已在帝城驰。昌江何幸留词客，又擅奇能为绘瓷。辛巳仲夏，少村翁宝仁题。”下钤“臣宝仁印”及“少村”二印。

翁宝仁是清光绪初年的景德镇同知，辛巳即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诗中明确写道，时程居“昌江”，即今景德镇。程门“隐居”于镇中，而声名却已名驰“帝城”（即京城），以致“真堪画易钱”，也就是说卖画（可能是纸绢与瓷画）的生意不错。这种情况，与同期的海上画派画家如任伯年等的“市况”很相似，这也是瓷艺史上的一个空前的现象了。

《烟云寄兴》册后有原藏者吴虚谷题跋一段：“笠翁山水十二册系云母粉笺画，壬戌之秋被大水浸，脱去神采，为补其脱落处，藉出庐山真面。而纸花模糊，但作烟雾弥蒙耳。虚谷补笔并识时年六十有七。”下钤“虚谷”朱

《烟云寄兴册》十二开选三



题款：陆日为不屑作常题，此意碎境虽未奇，犹使人置身其间之想。雪笠。雪笠(白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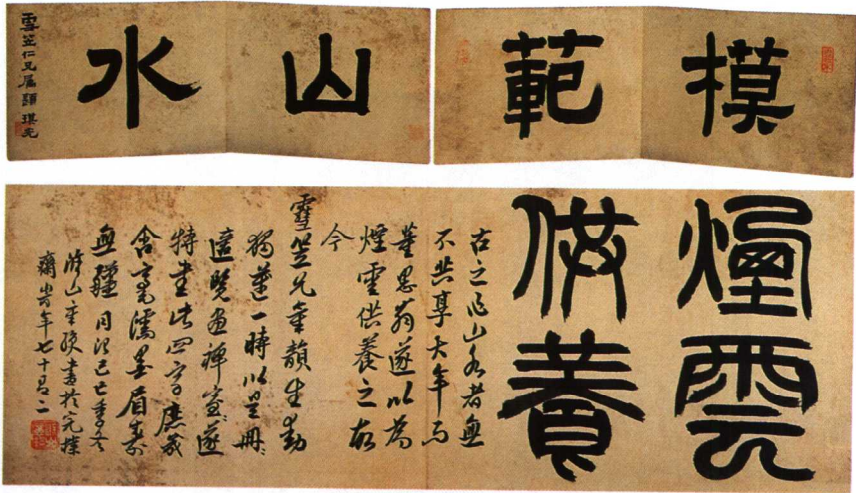
题款：奚先辈铁生纯用水墨，颇得董华亭之妙。雪笠。程门(朱文)



题款：大痴老人长卷一角。雪笠节拟。雪笠(朱文)

文印。按《歙县志》记，吴祖楨，号虚谷，工书法及山水花卉。壬戌即1922年，可知吴生于1855年。

第三册原签已佚，由吴虚谷补书“笠道人山水”五字，楠木面板及底板上尚存雪笠手绘墨梅作纹饰。此册共十二开，每开尺寸18cm × 11.5cm。与张鸣珂题册一样为皮纸本。所不同者是，此册的设色较浓，用笔亦较豪放，与程门的瓷画极为接近。此册学米家山水者两帧，构图、用笔均极简，程门正是从米家山水中悟出减笔之妙，他深知作瓷画一繁则有匠气，因此他的瓷画中作远山及大嶂都以米家法参用之。此册设色也十分近似其瓷画，如《虚亭无人》一帧，其石青十分醒目，与其瓷画毫无二致。册中题画亦多警句，如：“米家山，率尔操觚者皆能为之，然其精奥未易语也。”“烟云飘渺中见楼阁此米家独创也。”“吴小仙（按即吴伟）虽明南宗正派，然以趣胜，亦自有过人处。”从前两跋可见程门对米家山水的笔墨语言确实下了



《烟云寄兴册》程门自题原签及鲁琪光题引首

近期市场估价：30000 ~ 40000 元

此册为云母笺本，全册十二开，引首有鲁琪光(芝友)题“模范山水”四字，后为章绶题“烟云供养”四字。此册以仿古为主，所选三开均见其临古的功力。



工夫去参悟的。最末一开亦为雪景山水，自题曰：“鹿床居士（按即戴熙）雪景小帧超妙多姿，偶师其意，丁亥夏仲，雪笠程门。”丁亥即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。

册后题跋二开，为吴虚谷手录前人咏程门诗，其一为前引翁宝仁及宋廷梁诗，吴在诗后题云：“雪笠先生黔县人，书画潇洒出尘，同光年间一时推重，此翁少村司苜蓿景镇同知时题先生画诗也，因复记忆书之册尾以志珍重。”其二开为补录怀人诗两首。一是张鸣珂的诗：“艺事无定格，蘸笔画名瓷。竟邀时人赏，如宝金屈卮。颇足珍小册，我为题新诗。”此诗不见于张题山水册，应为张氏另作。其二曰：“山迎水送意迟迟，一叶轻舟万卷随。题跋久供腹饱，丹青初趁虎头痴。平生嗜好书为命，他日流传画是诗。南面百城吾老矣，犹能卓犖不停披。”署“李芋仙大令怀人诗”。李芋仙即李士保（1821—1883年），字芋仙，忠州人，历官江西临川、彭泽，后寓上海，有《天瘦阁诗》。此二诗当为吴虚谷所辑佚。

《笠道人山水册》十二开选四



深傳者是詩南面百城吾老
矣猶能卓犖不停披
李芋仙大令懷人詩一首
藝事無定格蘸筆畫名
瓷競邀時人賞如寶金
屈卮頗足珍小冊我為
題新詩
陸公東大令
二詩皆寄休先生詩也
錄之以見昔日名流交重
如此 虛谷識

吾弟江亭者看師字帖每身姿
高風苦著雅鄉至今兩欣京社體之
備毋始意亦垂名已在帝朱馳昌
江河幸而詞友稍擅書韻若淪瓷
一書三先生陸公書名滿湖大慶同光年
間一時推重其翁少村司苜蓿景鎮同知
時題先生畫詩也因復記憶書之冊尾
以誌珍重 虛谷
下筆鏡生氣如公非老師元辛有奈
夢塵浩自題法之絕世難正半國誰
可窺荆閣富邱壑端為補遊真
又錄宋子儕太守題一律

这三套山水册，不但保存完好，并且尚存有从程家散出时寄往吴家的原装包裹封皮。封皮内尚有每一册包装的皮纸，纸上写有“雪笠山水册，十二开”“雪笠山水册，张鸣珂（珂）题诗”等字样，外封上书：“歙南昌溪外村，吴虚谷先生启，休城程緘，十月三十日。”昌溪地名今尚存，吴氏应居于彼外村。休城即休宁，此“程”究属程门之子嗣抑或外人，不得其详。外封贴有伦敦版五分票两枚，一分票一枚，邮戳虽模糊，知不早于1913年。另《笠道人山水册》的最后一开裱纸上亦有吴虚谷自题“癸丑冬日苏州琴清室裱”字样，可知吴氏是于1913年所得。而张鸣珂则于1908年辞世，已云“画册有人出重价购去”，则所购者当仍属上述“休城程氏”。此外，尚存红纸印名片一方，上书“诸位表兄弟年喜，弟程家骏恭贺，良孙皖歙”字样，或许属于此君所有。

按翁宝仁的题跋称，程门给他题诗的山水应有四册，今余得其三，实以大慰矣，余下的那一册，不知尚存于天壤间否？

近期市场估价：30000 ~ 40000 元



册中的山水表现手法在效果上与其瓷画最为相近，尤其是青绿的用法，突破了传统国画的形式，构图取舍也很简洁，可以说，程门是瓷画史上画文人画最成功者，真正实现了瓷画的逸气，此后的粉彩画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。

题款：拟巨然僧，贵得浑沦而无刻划之迹。笠道人。雪笠（朱文）

题款：烟云缥缈中见楼阁，此米家独创也。笠道人。松生（朱文）

题款：鹿床居士雪景小帧，超妙多姿，偶师其意。丁亥夏仲，雪笠程门。

程门（朱文）

山迎水送忘途，一景轻舟万卷，
 随丝履久伴蝉腹能丹青初越，
 荒烟瘴平生嗜好书画为命他日

下年即欲识荆先妙笔真堪易致
 方隐聊为薇小计尔俾豆灌来颠贤洽
 采黄安尚者藉文字论空行风缘春

综合了以上所新发现的这批程门的史料及绘画作品,再加上已寓目的数十件程门的瓷画,我们似可对其画艺有一个大致的勾勒。

(1)程门之特色 程门(及其传人与子嗣)之所以能在瓷艺史上留名,很大程度上是因着他不仅是一个瓷绘匠人,如前所述,他诗文、书法都十分出色,甚至很可能工篆刻(从见诸其作品上的画印可知)。而且,最重要的是,他的交往圈子里不乏名公雅士,有诗家、画家、大吏等一群知名士人为之鼓吹,再加上他书画的扎实基本功,使他成为一代瓷绘宗师。也可以说,在瓷器上留下名款的大师中,程门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家。再看其他的几位瓷艺家,他们的交往圈子就要小得多,艺术家的修养总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艺术水平的,程门的成功正与此有关。

(2)程门瓷画的特点 程门瓷绘的成就很高,兹从三方面说明其特点:

山水 山水是程门存世作品中的大宗。程门的山水,在清代正統的四王之外别出一派,远宗宋代米家父子,近学清初的吴历及程门的乡贤奚冈。米家山水对程门的影响,是远山及树丛中横点的应用。吴历以短促的皴法见长,程门表现大山的块面时,就多用此法。至于奚冈(铁生),他的山水追求一种苍莽的气势,用笔重,笔触明显而有力。在程门的山水画中,我们可

程曾盈《罗浮香梦图》纸本立轴



近期市场估价: 5000 ~ 6000 元

“罗浮香梦”的典故见于《龙城录》，在海派画家中屡被用作画题。梅花以简约而抽象的笔触画出，令人想到“不知是雪是梅花”的诗意。

题款:香雪蔽窗春凉,莓苔绿上岩洞。云巢倩影幽栖,初破罗浮薄梦。小香仁兄大人燊正,湘生程曾盈。印章款:湘生

以见到，他的用笔笔触非常老辣且苍莽，苍莽中又含有秀气，这正是从奚铁生处得来。

程门的山水赋色有其个人风格，通常是以草绿、石绿两种为主色，远山村以花青及赭石，苍崖之上，偶尔点缀一二株红叶，使全画面顿时有了生气与画眼，色彩艳而不俗，这种效果是所有后来的浅绛彩艺人所不能企及的，也是他过人修养的结晶。程门在他的一些纯山水的作品中甚至以浓重的点苔为特色，一眼看去画面尽是充满力度而又分布得宜的点苔，这在后辈中也是无人有此胆识的。此外，如垂柳、松树的画法也是由程门始创的，许达生、金品卿、任焕章等诸家皆步趋其后而不变更其式。

花鸟与人物 程门的花鸟作品较为鲜见，构图与样式亦多取材于同期的海派诸家。人物为主体的作品存世很少，笔者仅见两件，都是方瓶（帽筒）上的一面。但笔者却认为程门在其山水之中的点景人物仍堪称一绝，这些高士们或驴背寻诗，或抱琴清话，或松下静坐，无不意态闲适，且寥寥几笔即神态活现，表现出程门用笔高妙的概括力。

其他 程门的青花（釉下彩）画，笔者亦曾见两件，分别是《翠滴滴》与《松下高士》，用笔一如浅绛，但没有浅绛那种淡冶的韵致。至于他惟一存世的刻瓷作品《水阁纳凉图》，则展示了一个瓷艺家的多方面才能，这件刻瓷线条流畅、沉稳，人物造型优美，运刀如运笔，真正体现了大家风范。

(3)程门传人 程门的两个儿子据《黟县志》记为程言与程盈。程言，字次笠，其画与乃父逼肖。笔者藏其作品数件，皆为山水，用笔很有程门苍莽之趣。程言的功夫还在于画景点小人物转胜其父。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他所作的景德镇河东河西二图卷，人物众多而各具神态。本书收有其《燕山五贵》高足盘，所画的五个小童细如火柴头，却意态俱足，可见其人物画的造诣。又《春郊纵牧》笔筒是程言的瓷塑作品，全图以柳阴下双马作主题，马的神态显得俊朗有神，树木青葱古朴，真合乎古人所说：“能者无所不能”了。尤为精彩的是，此笔筒的落款是凸出的笔画，书法竟与其瓷画上的毫无二致，连小印也完整地塑出来，令人叫绝。

程盈，字小松，原名曾盈，以画人物见长，安徽省博物馆藏其《仕女图》，款字“湘生”。本书所收其《罗浮香梦图》，画一仕女于梅石间拈花微笑，神态接近清末人物画家改琦，题诗后署“湘生程曾盈”，并有“湘生”朱文小印，款字酷肖其父。

程门学生中，据县志所记有程士芬及汪棣。汪棣为汪友棠之原名，笔者已有考证。程士芬绘瓷暂未得见，仅见宝牧斋藏有其《清供图》一轴，画风接近程门。

梁基永